父亲

祖父喜好结交朋友,更喜欢好酒,1917年的 某一天,祖父去寺庙与庙祝痛饮,无比尽兴,跨 越高高的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倒在地上,等被发 现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时,卖猪巷对面有一个教堂,里面住着一 个荷兰来的牧师,他叫 Kock,大家习惯叫他科牧 师。他一直想物色一名能干的助手加向导,就经 常坐在大石桥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挑选合适的 人。我父亲那时还很年轻,非常贪玩,喜欢跟几个 帅小伙子到处闲逛。科牧师一眼就喜欢上了其中 那个英俊活泼的家伙,就走过去跟他交谈。科牧 师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跟他去工作,我父亲很兴奋 地说了愿意,他们就一起到我家去找我祖母。我 祖母不同意,我父亲急得跳脚。科牧师说每个月 给我父亲50块大洋作为报酬,我父亲不顾祖母的 态度,毅然接过了科牧师预付的一个月工资。从 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父亲是一个敢于接受新鲜事 物的人,他喜欢冒险,不墨守成规。

我父亲那一辈有弟兄三人,按当时的政策, 必须有一个去当兵。祖母为此悲痛欲绝。仅仅两 个月就传来了噩耗,叔叔阵亡在宜良

可怜的祖母在死去活来的悲伤之后终于接 受了这个事实。按我们地方的观念,人死要见 尸,亡人必须举行专门仪式厚葬。祖母把这个重 大任务交给了我父亲

父亲背着银元踏上了寻找亲人的路途。

18天路程到昆明,再辗转到宜良,找到了叔 叔战死的地方,才发现那是一座大山。大自然恢 复了它的生机,看不出曾经发生过残酷血战的 痕迹。父亲在附近村子向每个人打听战死者的 下落,得不到任何结果。有经验的人说,任何一 支参加战斗的部队都要安排人员专门挖坟位掩 埋战死者,免得生者看了心寒动摇斗志。父亲又 在那座山上到处寻找新挖过的土堆土坑,结果 什么线索也没发现。父亲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 于神力,就那么站在山头上大声叫我叔叔的名 字,一口气叫了好几天,希望在某个没有察觉的 地方传来熟悉的应答声……

离开山冈的时候,父亲没有忘记捧一兜山 土带回丽江。

叔叔的棺材里,装的是那兜土,大家都相信 他的灵魂就藏在土里, 最终安息于生养他的故 乡。叔叔被安葬于北门坡。那时的北门坡有狼 群,一到深夜就出来破坏新坟,把棺材从泥土里 刨出来,用头撞破棺材板,将死尸吃得一点碎骨 也不剩。家里给叔叔做了衣冠冢,非常隆重地举 行了安葬仪式。经过这个悲剧之后,我们的家庭 元气大伤,祖母的身体衰弱了好长时间。

父亲在科牧师处的工作很出色,被送到了 贵阳神学院深造。从那里回来后,父亲在民间传 教,工资也涨到了一个月100块大洋。1926年, 古城第一座三层院落矗立在世人惊讶的目光 中,人们发现那个院子的第三层四面都是窗户, 安置了玻璃,光线亮堂,他和他的儿女们经常在 那里看书,一点也不伤眼睛。

那个院子里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美好 的时光。聪明能干的父亲从上海中心机器厂甚 至更远的德国西门子机器厂购买了先进的织袜 机,用两股毛线一股棉纱编织长筒袜。每天,天 还没有亮透,父亲和我就出发了,我们一起沿着 玉河走到黑龙潭,算是晨练。一路清波欢跃,小 蔷薇野桂花蓬勃,丛林深处传来节奏分明的"噔 ……"、"噔……"声,从容不迫,沉闷利落,那是 习练功夫的王三哥的手掌在大树上砍削发出的 声音。小鸟们不甘寂寞,在枝头拼命喊叫,好像 非要把王三哥的巴掌声压下去才肯罢休。那时 我心中的喜悦是圆满的,没有一丝阴影疑虑,我

在乡村墓园

■柳宗宣

你无法得知祖父的坟在何处 迁徙的墓园在时光中增减消隐 父亲的坟茔也在变小,二十年前 和他为奶奶上坟,把一担担土 培在矮小的长满荒草的坟上 这也得服从时间的逻辑

怅望故乡, 不见祖父坟地 的具体位置,知道它的人 也入土了。我们在他们坟前 点燃草纸,或柱香 天地银行的冥钞化成灰烬 似可送达到冥界的亲人 我跪下,跪在父母的坟前 跪向泥土、荒冢和虚空

那个生活在异乡的人他活着 回到故地,把自己的墓地修建 大理石的墓房在土坟中打眼 在他乡,害怕死无藏身之地 于衰败之年,在他闭眼之前 在祖宗的墓园占据一个位置 亲眼看见自己埋进去的地方

唉,还有什么不能理解 其实你和同乡的做派差不多 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你以汉字 建造抽象的墓地,这似乎能逃脱 时间的束缚。对于空落的一生 得有交代,辞章仿佛代替你活着 当你死后,就藏身于词语中间

(选自李少君的博客)

的父亲英俊强壮,我们的每个日子都充满乐趣, 那种幸福是无法表达也无法复制的。

我们回到家时,邻居们正在做早饭。我和父 亲接过煮好的米酒鸡蛋,舒畅无比地吃下去,觉 得身心无限安逸。父亲把碗放下就走向织袜机 开始劳作,织袜子或者帽子。父亲的工作量是每 天八双。袜子织好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姐姐们 的了。每当夜幕降临,姐姐的女伴们就来到我家 帮着缝合袜子的指尖和后跟部位,她们喜欢边 干活边说笑,不时有肆无忌惮的笑声尖锐地刺 激我们的大脑, 那感觉就像她们的青春美貌-样单纯深刻,阳光灿烂,会聚成了我儿时生活中 最宝贵的幸福二字。虽然没有电灯,光影闪烁, 但夜幕下的少女们被镶上了一圈魔力, 我觉得 有那么多仙女降临人间, 前来爱抚一个未来世 界的大英雄,这是神话中的情节,而我就是神话 的第一主角,一个幸福满溢的王子

第二天的首要工作是给袜子染色,用的是 水煮的老方法。沸水中放入刺根,袜子就是黄 色;放入核桃皮,就变成豆绿色;要想得到紫色, 就要放石榴皮。袜子出锅漂洗后,被绷在楸木袜 板上晾晒,整齐的一排挂在屋檐下,使人联想到 健美的小腿在空中舞动的姿态。一阵风过,小腿 们或朝左或朝右优雅地旋转,后来我才明白,那 就是我最先看到的芭蕾舞

说到底,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在我的印象

中,他从不打骂我们,他的性格是那么宽厚慈祥, 对我们体贴入微, 为了给每个儿女设计美好的未 来,他几乎是呕心沥血。我们在德国女教师的教育 下长大, 大姐被送到齐鲁大学医学院接受高等教 育,我被送到昆明最好的教会学校念书,在父亲的 努力下, 我们这个家庭终于在地方上有了显赫的 地位与影响力。父亲传教走遍了丽江的山山水水。 1938年,他在宁蒗创办了"云南省立永宁设治局完 全小学",从丽江邀请了赵银棠等11位文化精英 一 人物前去任教,轰动一时。

作品

1959年,我在监狱服刑,被抽调去作画,每 天晚上都要加班。夜里11点多,我正在画画,突 然心口发凉,整个人似乎被冻结成了冰块。心脏 突然加速跳动,到了我受不了的地步。我站起来 拿了一块毛巾,把暖瓶里的热水浇上,用热毛巾 敷在心口。无济于事。我又起来打拳,却倒在了 地上。旁人把我抬到隔壁卫生所,医生马上对我 实施抢救。忽然,我清醒过来,虚弱地问:"今天 几号?"有人答:"11月28号。

好几年后我才得知父亲在监狱里去世的消 息。一问,说父亲去世的日子是1959年11月28 日夜。我无限讶异地发现,正好是我莫名其妙发 病的那一刻……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父亲与儿 子却息息相关,想到这里,不胜唏嘘!

(节选自《公民宣科》,宣科口述,蔡晓龄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女儿在16年的成长路上,可没少遭受打击。 这些打击大多数是客观上造成的,但也有我主观 上为其创造的。因为我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一个人要想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就必须有 承受挫折的能力。

因此,每当看到孩子因为愿望没有实现而失 望地哭泣,我会心疼她,但不会伸出手来帮她实 现愿望。什么都能轻易地得到,这对孩子来说未 必就是幸福的事情。给孩子失望或失败的机会, 让她体验失望的滋味,懂得失败的感觉,她才能 -点点坚强自信、乐观豁达。

孩子的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有无数个希望诞

自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开播以来,女儿就 一直是它的热心观众,不仅每天都观看节目,而 且还积极参与节目。

2004年5月初的一天,我们发现7岁半的依 依趴在桌子上一会儿写一会儿画,忙得连吃饭都 叫不出来。问她忙啥呢?她说在给鞠萍姐姐和"顽 皮"写信。我听了有些好奇,给她们写信干什么 呀?"你们不看节目呀?鞠萍姐姐和'顽皮'主持的 节目里,每天都要读幸运小观众的信,还要展示 小朋友的照片呢。我也要给他们写信,争取做幸 运小观众,让他们展示我的照片,让全国的小朋 友都认识我。"女儿说得兴高采烈的,仿佛自己已 经成了幸运小观众了。

我对她的这一做法表示赞赏,并表扬了她这 种积极参与、敢想敢为的精神。但我心里很清楚,女 儿这封信十有八九会石沉大海。我是老媒体人了 深知在浩如烟海的读者、观众来信中,要被抽中得 有多大的运气。她妈妈看着女儿那快乐和满是憧憬 的表情,内心有些不忍。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是不是该找个理由,让女儿放弃这个行动?

妻子向我说了她的这个想法。我沉思了 下,觉得还是放手让女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一是给孩子一个参与的机会;二是给她一个面对 挫折的机会。这对孩子不是什么坏事。

女儿忙活了很久才写完给鞠萍姐姐和"顽 皮"的信,又画了一副"顽皮"画像,然后拿来让我 们看。虽然字写得丑了一些,但语句还算通顺,大 大的"顽皮"画得也不错。我们对她又是一番肯 定,她妈妈找来了信封和邮票。女儿将信和画及 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装进了信封里,仔细地

封好了,才肯吃饭。

第二天她早早就下楼了,在 上学的路上,把信投进了邮筒。然 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每天她 都要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 雷打 不动地观看鞠萍姐姐和"顽皮"主 持的《动漫世界》节目,节目快结 束的时候,她总要紧张而又严肃 地警示我们:别出声,好好听,看 今天是不是读我的信!

每当屏幕上出现的不是自 己的照片时,她总是失望地说: '怎么还没念我的信?"然后神情 就变得低落,别的节目也没兴致 看了。我心里很难受, 于是安慰 一定要看淡这件事,全国那么 多小观众,给鞠萍姐姐和"顽皮" 写信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抽不到 是正常的。就如爸爸每天看那么 多的读者来信,有多少读者收不 到爸爸的回信呀?女儿点点头,可 还是每天都盼着鞠萍姐姐和"顽 皮"念自己的名字。

20 多天了无音信, 女儿彻 底失望了, 当再一次听到鞠萍 姐姐和"顽皮"念别人的名字的

时候,她大哭起来。我和她妈妈劝她别哭了,她伤 心地说:"这是我经历的最大的打击了,我能不哭 吗?"说得我和她妈妈心里也觉得酸酸的。

妻子抱着女儿,一边安慰她,一边用责怪的 眼神看着我。言下之意,当初如果想办法转移女 儿的注意力,放弃写信,不是就没有今天这样的 伤心了吗?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在今后 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女儿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次 类似的打击呢,我们能每一次都帮助她逃避吗? 唯有勇敢面对,才能锤炼成强者。

试想,哪个孩子不想成功呢?可是成败总是 像孪生兄弟一样相互依存,这样就需要我们有 "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和心态,让孩子学会抗拒 挫折,坦然面对失败,他的步履才会更坚,人生路 也就会更宽。

(节选自《做父亲的幸福》,东子著,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我教老爹学上网

老爹 68 岁, 退休多年, 不读书、不看报、不 爱运动,没有嗜好,母亲去世后与我们一起生 活。我和妻子整天工作忙忙碌碌,而老爹无所事 事,越发孤独,更可怕的是他对生活似乎已经没 有多少热情,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坐在屋子里想 心事。我赶紧去请教老年问题专家,他说老人可 能有点老年自闭症,建议我们想办法帮助老爹 走出心理阴影。

这天下班后一回到家,我就请老爹坐在电脑 前,告诉他要教他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上网!老爹 一听直摇头,但是已经顾不了许多的我直接打开 漂亮动人的页面给他讲解。我发现老爹没有强行 离开,只是眯着眼睛观看着网页,这是一个良好 的开端,我心中一阵暗喜。于是更起劲地给他讲

解如何看新闻,如何写博客……我讲得眉飞色 舞,而他却依旧一脸冷漠,好在第一次他还是在 电脑前坐了15分钟。接下来,我天天下班回家要 和他一起上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对 我讲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感兴趣,我非常着急,生 怕自己的付出功亏一篑。

一天,侄女秀儿又给老爹打来电话,在电话 里, 爷孙两个聊得十分开心, 秀儿挂断电话后老 爹还一脸恋恋不舍的表情。我知道老爹最爱哥哥 的女儿秀儿,但是他们现在定居在美国,哥哥已 经五年没有回家了,秀儿也已经15岁了,这五年 秀儿变化很大:人长大了,也更加漂亮懂事了。虽 然秀儿也经常给爷爷打电话、寄照片与录像带, 因为不能面对面与孙女聊天,老爹每次都觉得很 遗憾。我心生一计,对老爹说:"爸爸,只要您愿 意,您马上就能和秀儿面对面讲话。"老爹以为我 开玩笑,只是不停地摇头。我迅速给电脑配备上 摄像头和耳麦,接好连线,登录到我的聊天软件 上,很快与秀儿联系上了。一会儿,秀儿就出现在屏幕上,她笑眯眯地向爷爷问好呢!老爹惊讶地 坐在电脑旁边,和孙女拉起了家常。在说话的过 程里,秀儿还转动摄像头,让爷爷看她的房子呢! 没有到过美国的老爹看得很专注,脸上一直流露 出讶异的表情。一个小时后,老爹笑眯眯地关了 机,对我说:"网络这个玩意儿,真好!"

从此老爹就喜欢上网了,很快他也能给秀儿 发"伊妹儿"了;他也常常在BBS里面灌水,发表自 己的见解;他也到老年聊天室里与人话家常……甚 至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一天回家后,我发现老爹竟 然自己开起了博客,操作起来也还像模像样。我凑 近一看,有一篇文章写的是"老年人怎么保健"的高 深话题,我不由自主地给老爹伸出了大拇指。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老爹变了,我们上班他 就出去买菜买水果,我们下班他还张罗着为我们 做饭,吃完饭还要与我说说话,问问单位的情况, 有时还向我请教他不懂的网络知识。

我再告刊之参与一位阿婧 据说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还有呀,老爹现在也已 经学会网上购物了……

孝顺父母也要与时俱进。时代飞速发展,新生 事物层出不穷。做子女的不要狭隘地认为:玩时髦是 年轻人的专利。不要小看老年人的能力,也不要刻意 将老年人排除在外。只要子女稍微用点心,老年人同 样可以学会高科技知识并将其运用在生活中。与父 母共享高科技,是时代赋予孝顺的全新内涵。

(节选自《最爱》,霍忠义著,万卷出版公司)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 开始走下坡。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 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 们无法借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 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 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 "省政府"官员关说,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 将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那时,经常 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 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 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 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工 程关说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 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 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 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 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 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 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 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 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 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 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自从读研究生以来,我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 有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文章,这部分原因是为了 让我的父亲看到。我把这些发表的文章小心地收 集起来,等到过春节回家的时候一起带给他看, 平时给他打电话少,这些文章可以让父亲知道我 的近况,除此之外,我是为了让父亲得到精神方 面的安慰,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我喜欢写作很 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父亲是我的小学四年级语文和思想品德老 师,在这种双重身份下,父亲对我除了慈爱,更多 的是老师的严厉,印象中父亲对我比他的其他学 生似乎要更加苛刻一些。记得在一次语文课堂 上,父亲将一些错别字写了满满一黑板,我对照 自己的作业本,发现这些错别字大部分都是我的 作业本上出现的,当时我臊得满脸通红。再打开 作业本,我发现这次的作业被父亲用红笔批改得 "祖国江山一片红",错别字连标点符号都被父亲 一更正过来了! 我在父亲加老师的严格要求

我刚入伍服兵役,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 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派到金门前 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给我的信中写道:"吾 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 小人陷构……"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一 一他说的 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到他的痛苦。为了 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中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 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 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 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 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看我,说是来看 "小老乡"。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 资料时竟然发现本营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 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 建的原 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 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 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糊 涂地成了军人。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 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 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 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洒高唱"我的家在 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 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 一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 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 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大捷、四平战 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

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 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 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荡的病房内。她 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 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 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 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 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 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司机立 加学我をレルキ 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儿 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 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 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每天我至少花上15个 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 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 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节选自《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王明 珂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父亲的爱

下,学习的很多东西都影响深刻

有一年酷暑天,父亲从地里往家里一担一担 地挑稻谷,他被重担压得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可 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叫我把自己写的作文初稿 给他看,这样,他挑一担稻谷回家,就让我把作文 给他看一次,父亲再去挑担的期间,我就根据他 的意见修改作文,等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再把作 文给他看——父亲把给我修改作文权当挑担期 间的休息。现在想起来,这是父亲给我上的最为 生动的一堂作文课程,让我无形当中感到体力劳 动的艰辛,也让我体会到写文章要贴近生活和人 木三分。还有一回,父亲生病躺在床上,我得自己 做饭和洗衣服,父亲病中就用虚弱的声音用《思

想品德》中勤奋爱学的"褚红"的例子给我打气和 树立榜样,教我勤奋自立……类似这样的经历很 多,在我成长的经历中,父亲躬亲示范的教育总 让我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小学四年级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颐和 园》,记得上这篇课文的时候,父亲用浓厚的口音 带着我们齐声朗读:"长廊两旁栽满了花木,这一 种花还没谢,那一种花又开了。微风从左边的昆明湖上吹来,使人神清气爽。"2012年夏,我的妻 子待产,父亲送母亲到北京照顾我即将出生的孩 子,余暇,我带父母去颐和园游玩,当天是个晴朗 的天气, 微风徐来, 我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 小学课堂:父亲穿着白色的衬衣在教室里边走边

带着我们齐读。我在长廊上试着用父亲教课的方 式介绍长廊,父亲清楚地念叨着"几千幅画没有 哪两幅是相同的",一路走来,我向导没有当成, 还是成了父亲的学生,父亲识古字,指着匾额对 我说:"草木贲华"。当我们走到昆明湖岸边的时 候,父亲指着水里漂荡的苦草和黑藻对吃惊地 说:"这些草和我们农村长的'鸭舌草'和'灯笼 泡'一个样!"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想象中的颐和 园和现实颐和园之间的巨大落差,而这种感觉和 我初到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

2012年,我结婚了,父亲亲笔送给我们一副 对联:新春伊始结良缘,志同道合成挚友!这一刹 那,我体会到:多年来,父亲对我的爱如同汩汩的 山泉不止,我喜欢写作的种子是父亲当年埋下 的,而我平时写一些文章也是为了回馈他的教育 和启蒙。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